

己見

如果一秒不夠，那一小時好了

如果一小時不夠，那

在顫慄的薄霧中等著

像根湯匙，日光

擾動著，將怯弱的部分

留在更古老的音樂

在一天移向另一天

一年穿越另一年

遺忘水流滾動真珠色的水車

遺忘名字永遠的背叛

溶解的雲

所有記憶碎成沙漠的瞬間

還是容易切割出一部分

適於想念的所有時刻

沒有即將要做的事

沒人在乎的下午裡

讀著《遇熊逃難指南》

公園灰色的小馬在水泥般的睡眠搖晃

沒有樹也沒有森林的搖晃裡

殘存的公寓，窗戶緊閉

坍在陽臺陽光呈現的史前

的確有什麼值得令人歡迎的事

被偷走足夠安靜適合欺騙的小徑
懸空的盆栽

一對麻雀眼睛

轉動——情緒般的星——遠方的人造衛星變換著頻率

一面塗鴉填滿的牆旁邊有散落的撲克牌

海報一角呈現海岸岬角的姿態

風就要將它從牆上撕下來了

棕色的鏡子照出

水皮黃顏色的植物園

有如刷著鋼鍋的鋼絲絨

量子解密的命運

像烏籤一般

沒有客人來的算命攤上

翅膀想起了青春時的飛行

被人類稱呼為理想的事物



我聽見

我聽見手機再一次將我定位

低矮屋簷與地球磁場

不分前後，不分高低

一座星系的幾何

霧霾抵達之前

我在這裡

在這裡，遠方海水默默地滲進

線上地圖的顏色

什麼即將穿過黑夜新制的法條

什麼就變成了手遊

我不知道。我知道也許

出於生活，臉部辨識

已經早於自己被認識

我們的臉這一天終於也是無意識的一部分

遙望著

永遠無法痊癒的知識

一張床上

一隻手指也奮力地學會了蛙式

再一次地，聽見世界

資訊漸次形成的深淵

從電位的奔流中

你低聲地聽見

許多不同能量的波長疊加出有年紀的自己

生命是

一場盛大的宴會

關於夢的巫術

萬人響應

無人到場的鄉民反應

翻車魚的時辰

請讓我

留戀樹林綠色的邊緣

想像巴黎的氣候會議

想像黑天鵝橫越

千萬分之一的天際

另一頭矚目的工程師也搭車抵達開放式辦公室

翻車魚的兩面

演示了世紀初的二元論

膽小、極容易驚嚇的個性

在大海

可能，像鏡子的擴張

可能，像黃昏的顫抖

一時間立場又變了

看著從來不存在真理

七星潭擾動的潮流下

善變的民間輿論還在發展

還在從縱谷間向太平洋前進

圓滿、慷慨

跟著月亮一同形成

日漸滿盈的小惡

然後消逝

然後再一次穿越過遺忘

讓一對分屬兩個象限的眼睛

翻身換邊

像手機的兩個鏡頭

成為民主制度的某種隱喻

抬起頭看

抬起頭

獨裁的意象都落在

高低參差的牆外嗎？

對比起野外指南某一頁

一行又一行的抱怨累積了起來

網路民主正在發生

等待扳倒野熊的機會



我還在討論世界的盡頭

時間剝奪了

棘鱗在海水的銘文

沙灘裸唱著

大海的二次衰退

不要以為

怎樣的荒謬劇

藏在語言中

未來、未來的虛詞閃耀著

剝離出那些光彩再來凝視其中的原因

傾斜著浪的聲音

這件事全世界只有三個人知道

彷彿木麻黃

生命分裂出的睡眠

前景的展望，眾人失去的信念

恐懼的弧彈性

轉著風向雞

我想十月、四月有我知道會發生的事

有關季節的歡愉

怎樣的版本令人滿意？

很抱歉。我不能說

向踏在黃昏的黃衫軍告別吧

讓流言占據理智

注視八卦蔓延

沒有出處

夢中，岸邊漁船像青鳥

輕輕地晃著

我要說出這些話語

困窘的時代裡頭，替你創造謎語
在你的枕邊
今夜我是你的名嘴

我們的詩出不了國界

我們的詩出不了國界
國界甚至不曾發明出來
就困在這裡
你從世界借來的魔鬼
從水龍頭流瀉
天使在暴雨的時候捶打門窗
你寫布拉格
但從來不曾夢見